



徐老师

□赵 阳

23年前,我收到了徐老师的第一封信。和信一起寄来的,是一本样刊,上面,我的习作和名字变成了铅字。那是我第一次在收到样刊的同时,接到编辑的亲笔信:“赵阳同学,你好!文章《钟》已发表。希望常写。盼常联系。徐智明。”我把信捧在手里,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好几遍,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好,信封上“学林出版社”的字样一下子吸引了同学们艳羡的目光,很久我才努力的平静下来。那一年,我12岁,在东北的乡下读初一。初夏的午后,阳光从枝叶间透射到教室里,将温暖的光晕洒在我的格子衫上,格外的香甜。一个远方的编辑,用他的方式,给了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莫大的鼓舞。

“希望常写。盼常联系。”这8个字,让我满是力量。于是,我把平日的习作不断的邮寄给徐老师。徐老师每次的回信都很长,极认真,而且除了诚恳的指出习作中的不足,还格外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。写信,寄信,等信,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中学6年,我收到过徐老师近60封信,在他的指导下,我读了很多名著。而那6年的每个元旦,我总能收到徐老师寄来的新年礼物——沪上最新出版的图书,既有作文指导类的,也有世界风物类的,读高中之后,还添了哲学思辨类的,显然,这是他根据我的情况,精心挑选过的。印象最深的是初三那年收到的“浦东开发”系列丛书,校长看到后,极羡慕,向我借阅——这是东北的乡下当时根本无法看到的书。徐老师在信里还经常讲一讲上海的发展——这些书,这些信,不但丰富了我的知识,指导我的写作,而且激发了我对“外面的世界”的好奇和向往,对我后来的求学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1998年,我考取了四川大学,从东北来到西南。父母双双过世让我的生活一下子困顿起来。徐老师得知后,几次托他的朋友,利用从上海到成都出差的间隙,到学校探望我,不但给我带来生活费,更有他的亲笔信:“生活的困顿一定会让你更勇敢的面对人生,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透过那有力的笔迹,我仿佛看到身在远方的长辈那慈爱鼓励的目光,我一下子振作了许多。大学第一年,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,陆续发表了100多篇散文,

还在几家报刊开了专栏。彼时,学校开始试行文、理、工三类专业有特长的学生可以有条件的互转。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我,因为各种原因读了理工科,如果能转读中文系,该多好!我暗暗心动,但又拿不准主意:文科就业很难,我这样的情况,该不该去争取呢?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徐老师,于是连夜写信,把我的想法和顾虑都讲给他。徐老师很快就回信了,他坚定的支持我“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路”。最令我感动的是,他将我发表的作品收集起来,拿到上海市作家协会,不遗余力的推荐,得到了叶辛先生的肯定,并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我的学校。就这样,我顺利地从业工专业转到了久负盛名的川大中文系,成了四川大学第一个由工到文的跨界转系特长生。

2003年,我大学毕业前,平生第一次来到上海,在南昌路徐老师的家中,见到了已经65岁的他。这距我第一次和徐老师通信,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。已然忘记第一次见面聊了些什么,只记得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,喃喃的说着“阳阳长大了”。他切好了冰镇的西瓜,看我大口大口的吃下去,开心的笑着。师母告诉我:“听说你要来,徐老师好几天都没睡好。”那次在上海待了3天,徐老师陪我游外滩、看豫园,晚上,我们在复兴公园散步,然后坐在长椅上谈天,聊文学,聊写作,聊生活。“我退休了,年纪也大了,你还年轻,要好好的干一番事情。日子就在你自己的手里,会越来越好的。”说这番话时,徐老师用他厚实的手掌,用力地捏了捏我的手。临行,徐老师为我买好了回成都的火车票,并把我一直送到站台上。

大学毕业到现在,又12年过去。我先后在不同的城市奔波辗转。今年6月,我移居香港。当我坐在信德中心的办公室里开启人生的又一段新征程时,我愈发的想念徐老师,没有这个好心的上海老人的帮助,我怎能走到今天,我的人生又将是什么——12年了,徐老师还安好?身体可好?生活的还安好?我只知道他搬了家,地址变了,电话也变了,一晃10年没有消息了。那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灯下,我重读徐老师给我写过的信件,一

共101封,回想着这信笺背后的岁月,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思念,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,这些带着温度的信笺,那带着关心、关切、关爱的每一个字,每一句话,那慈爱的笑容,那鼓励我前行的话语,那留在我掌心的力量和注满我心中的勇气,仿佛就在昨天。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编辑,但却从成百上千的稿件里发现了我这个乡下的穷小子,他不图什么,不为名、不为利,用一个编辑的职业良心扶植着一个热爱写作的陌生少年,十几年如一日的通信与帮助,哪怕从未谋面;他不过是千万个上海人里平凡的一个,但却在我这个异乡人身上倾注着真诚、善良与真爱,让我无时无刻的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情与温暖,让我在成长的风雨中始终坚信人性本善。这份爱,对我的人生不仅必要,而且意义深远。然而,我又为了他做过什么?愧疚、自责、不安,在这一刻一齐涌上心头。徐老师,你还好么?

第二天一早,我就恳请上海的朋友帮忙寻找徐老师的联系方式。兜兜转转,终于找到了徐老师家里的电话。当电话那一端响起徐老师熟悉的声音时,我哽咽着许久说不出话来。上个周末,我从香港回上海,终于在上海滩花园的家中见到了徐老师。77岁的老人,这些年经过了几场大病,身体和精神大不如前。徐老师颤巍巍为我倒茶,就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。我将茶杯捧在手里,却心痛得喝不下——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心疼我,却再不能像以前那样,和我一起逛街、散步了。我多么想多陪一陪他,和他聊聊天,说说话,可是10多年了,这却是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,时间又如此短暂。“看到你现在工作的很好,我就放心了,你要当心身体,工作上也要小心些、谨慎些……”和从前一样,徐老师像对孩子一样,叮嘱着,不同的是,他又说:“我77岁了,真的是见一面、少一面了……”

此刻,当我在香港的家中写下这些文字,早已是泪流满面,耳畔传来那首熟悉的老歌:“多么熟悉的声音,陪我多少年风和雨,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。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,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;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,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。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,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……”

徐老师,谢谢你。

徐老师,我爱你。

(作者系80后,生于吉林白城,上海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散文集《阳光物语》。现居香港。)

往事如烟

我手裂的爹娘 回没回到村庄

□姜渔火

一场霜又一场霜
房前的芭米叶子刷刷作响
晾衣绳上的燕子抖着翅膀
一大群是否在今夜远航
那群鼓着嗓子的家雀儿
能不能替我读几句诗行
道一声珍重路上
哦 劳碌的燕子
哦 放心不下的村庄

一场霜又一场霜
谁家的大白菜还站在垄上
一车又一车的秋菜拥挤路旁
一棵棵是否在今夜回到缸
那些咳嗽的爹娘
能不能早些回到村庄
道一声保重路上
哦 劳碌的爹娘
哦 放心不下的目光

喔 一天比一天凉
谁家的大白菜还站在垄上
喔 一天比一天凉
我手裂的爹娘回没回到村庄



打高粱

李哲摄



赞白城生态
旅游业
□安文涛
鹤乡白城向海湖
自然景观美如画
不尽苇塘鹤成群
更喜野鸭和鸳鸯
白城风光景点多
游人络绎与日增
喜看生态旅游
人与自然更和谐

你会如何选择

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, Q开着一辆车经过一个车站。有3个人正在焦急地等公共汽车。

一个是快要临死的老人, 他需要马上去医院。

一个是货车司机, 他曾救过Q的命, Q做梦都想报答他。

还有一个女人/男人, 她/他是Q做梦都想嫁/娶的人, 也许错过就没有了。

但车里只能再坐下一个人, Q会如何选择?

这看似是一个对 Q 性格的测试, 因为每一个回答都有他的原因。

老人快要死了, Q 应该先救他。

Q 也想让那个货车司机上车, 因为他是救命恩人, 这是很好的报答机会。

还有就是 Q 的梦中情人, 错过了这个机会, Q 可能永远不能遇到一个让自己这么心动的人了。

□小岩

在此前的200个测试者中, 有一个人放弃了选择, 他并没有解释他的理由, 他只是说了以下的话: “给货车司机车钥匙, 让他带着老人去医院, 而我则留下来陪我的梦中情人一起等公共汽车!”

每个人可能会认为以上的回答是最好的。如果你, 你会怎样选择?

是否因为我们从未想过要放弃我们手中已经拥有的优势(车钥匙)? 有时, 如果我们能放弃一些我们的固执、狭隘和一些优势的话, 可能会得到更多。

驿路随笔